

一条大河 流经巴彦淖尔

□王莘

你若去过巴彦淖尔,走过阴山脚下,一定不会忘记一粒小麦的芳香。那是几十万年以来,奔腾不息的黄河,浇灌滋养出的河套平原的芳香。

所以我在巴彦淖尔,只想看一眼黄河。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,裹挟着孕育了我生命的一粒沙子,流经九个省(自治区),浩浩荡荡,最后在我的故乡——齐鲁大地注入渤海。当我想起它,我的心便会生疼。这被一粒沙子烙出的疼痛,时刻提醒着我的来处,我出生成长的华北平原,也时刻提醒着我的归处,最终将会把我埋葬的内蒙古高原。

夜色缓缓下沉,仿佛一滴饱满的墨汁坠入黄昏。就在天地温柔交融的瞬间,我透过飞机的窗户,瞥见广袤无边的库布齐沙漠,在幽静月光下,犹如巨大的魔毯,铺展在大地上。被长年累月的大风吹出的每一道褶皱,似乎都在向着夜空呐喊:荒凉啊荒凉!卧龙般蜿蜒向前的黄河,随即出现在眼前。它横亘在洒满月光的内蒙古高原上,静寂无声,似乎早已陷入混沌的睡梦之中。广阔无边的河套平原与绵延起伏的库布齐沙漠,被闪电般的黄河豁然劈开。漆黑的阴山山脉化作一头猛兽,在乌拉特草原与河套平原的夹缝中匍匐向前。微弱又恒久的星光,正穿越距离地球几亿光年的神秘宇宙,抵达裹挟着泥沙滚滚东流的黄河。

这月光下恍若梦境的高原,让人心醉。一切正在下落的声响,都轰然消失。只有陷入黑夜的大地,在暗涌中闪烁着隐秘的光泽。

多年前的夏日,在从内蒙古开往故乡的火车上,我以同样惊鸿一瞥的方式,途经过黄河。携带着几千公里的泥沙,浩浩荡荡奔赴生命最后一程的黄河,在烈日炙烤的平原上,蒸腾着雄浑磅礴的力。水汽裹挟着热浪,以一览无余地野蛮推进的方式,扫荡着一切阻挡一条巨龙般的长河成为汪洋大海的障碍。夏日的风粘稠,窒息,浑浊,干燥,带着一种巷口枯坐的百无聊赖。人在缠绕上升的热气中,仿佛因缺氧而探出水面大口喘气的鱼。只有站在黄河岸边的人,能够在干热中沐浴清凉潮湿的风。这源自青藏高原又洗去一路尘埃的风,这行经过我迁徙并定居的北疆大地的风,这遥远的带着远古祖先梦中呓语的风,飞过巴颜喀拉山,穿过秦岭,越过阴山,行经黄土高原,掠过华北平原,最后在渤海上空缓缓停驻。当火车穿越黄河大桥,我看到生命中血液一样奔涌的河流,它因行经过阴山脚下肥沃的土地,而在华北平原愈发沉郁,舒缓,仿佛它正与我一起,抵达人生的中年,不再愤怒,远离喧嚣,祛除锋利,剪去欲望。被盛夏烘烤着的黄河,在没有波澜也无起伏的大地上,抛去万年的沙尘,只让最洁净的魂魄融入大海。

这是我第一次与黄河相遇,并看到它以悬浮大地的轻盈姿态,汇入深蓝的海域,义无反顾地终结自己作为一条长河的命运。它依然以河流的名字,在大地上日夜不息地歌唱,仿佛北方的流浪歌者。但它又神秘地消失于波澜壮阔的汪洋之中,杳无踪迹。它的消失,又是某种意义上的新生。

怀念

□张锦贻

2022年2月22日,农历1月22日,星期二,是老伴黄志铭逝世一周年纪念日。这么多的2集结在一个日子里,实属罕见。孙女孙子说,2是鸭子的画像。春江水暖鸭先知,始终深潜于时代潮流的共产党员爷爷,感受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暖流,始终带领全家三代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奋发奋进、进取进步。这是一个深奥而浅近的象征啊。朋友们说,2是爱的谐音,是爱心的形象表达。在这个充满爱的日子里,有着70年党龄的黄志铭,怀着爱党、爱祖国、爱民族、爱内蒙古、爱人民的赤忱的心,驾鹤西去,与大家一起去西部祈福。他在天上保佑我们啊。

家人们、友人们,深深地怀念着他。

黄志铭,1931年11月6日出生于天津市一个小职员家庭。1948年在天津市一所财政专科学校读书时,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,心向革命,心向中国共产党。同年年底与三位同学一起前往北京,投身革命。随即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,并在当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,并在当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,在绥远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,作为共产党派往绥远省的第一批干部,首先进入丰镇县,然后来到当时绥远省省会所在地归绥市。见证了、经历了绥远和平解放的全过程,参与了、经过了与起义的军政人员在一起共事,在和平相处的日子。实实在在在地体察体验到和平时期里党的领导、统一战线工作的意蕴和意义,也认真地领悟到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本质和实质。随即在中共绥远省委政研室工作。当年冬天,绥远省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运动。遵照党

生命以更为开阔的方式,存在于宇宙中的一个星球。它不再记得青海的花儿,黄土高原上苍老的呼喊,也不记得阴山脚下烈烈大风中的苏勒德,华北平原上翻滚的金黄麦浪。当它忘却生命的形态,以一滴滴眼泪的咸,离开大地,汇入深海,它便凤凰涅槃,获得永生。记忆与忘却,咆哮与寂静,存在与死亡,就这样消除了对立,化为浩瀚无边的宇宙。

几年后,我站在内蒙古河阴古城附近的黄河浮桥上,仿佛看到两千多年前,与我同样迁徙到这片大地的王昭君,在渡过浮桥前,内心涌动的对于命运的敬畏与不安。北地大风凛冽,卷起漫漫黄沙,沙蓬草裹挟着尘埃在大地上流浪奔走,天地化作呼号的野兽,发出震动山林的吼叫。这塞外的苦寒,让一个女子对遥远的故土生出无限的爱恋。命运在酷暑中张开巨大的手掌,一段渡桥,化为命运之手的两端。走过去,一切历史都将改变,而那草原上不停迁徙的命运,也将自此相伴一生。命运站在河流的对面,露出钢铁般的冷硬与威严。最终,一个南方的女子,选择了顺从命运的召唤。

而我,站在浮桥的一侧,注视这古老又生机勃勃的黄河,在风中发出的激越声响,仿佛听到跌落金沙的大雁跨越千年的动人的歌唱。青冢上的草黄了又绿,绿了又黄。树木在秋天从容地死去,又在春天安静地苏醒。河边的芦苇,在蒙古高原无尽的长空下,自由地起舞。这空灵不羁的舞蹈,与奔涌不息的河流,追逐着飞沙走石、日月星辰,在大地上永不疲倦地歌唱,长乐未央,长乐未央。

塞外大风日夜不息地吹过黄河,仿佛一头永不驯服的猛兽,它带走了无数昌盛或者衰败的王朝,却将一个西汉女子的哀思,刻进大漠平沙,并跟随一条漫长的河流,抵达她的生命从未抵达的远方。长夜叩响着门窗,河流撞击着两岸,出塞的女子在琵琶声中慢慢沉入梦乡。这北方河流掀起的浪涛,与南方江水激荡的回响,缠绕相生,不弃不离。它们从西部遥遥相望的两座山脉一起出发,行经万里江山,共同谱写出荡气回肠的历史。这历史的瞬间,沉入一个小女子的梦

中。她在寺穿黑夜的浪涛声中醒来,知道一定会有沙子融入血液,纵使她不愿,也将穿过浮桥,化为历史悲壮又闪烁的某个部分。

在阴山岩石上刻下人类崇拜的先人,他们雕刻出的犹如面临末日审判般惊悚的双眸,一定也曾注视过荒凉的大风席卷起这条翻滚的长河。在严苛的自然面前,他们无能为力,只能祈求上天。于是他们刻下山川,刻下河流,刻下飞鸟,刻下日月,也刻下生死。他们仰望星辰,也俯视大地。洪荒宇宙中盛满先人的敬畏,荒蛮的大地上江河游龙一样咆哮。无字天书烙刻在红色的砂石上,仿佛巨人朝着远古在仰天长啸。古老的黄河日夜冲刷着阴山脚下的大地,带走无数的王朝,也留下肥沃的泥沙。逐水草而居的人们,犹如被大风吹散的蒲公英,在黄河滋养出的河套平原上生长。月亮高悬在阴山上,将一半微寒的光,洒在乌拉特草原,又分另一半温暖的光,给万物蓬勃的河套平原。它也不曾忘记乌兰布和沙漠,一千多年前,这里曾是人类繁华的家园,城池遍地,牛羊满坡,而今,只有大风吹出的流沙下埋葬的坟墓与朽骨,在清冷的月光下,讲述着白云苍狗,沧桑变幻。

这浮天载地的长河,曾因凌汛决堤,带来遍地阴森的死亡,也因缓慢深情地,几字改道,冲击出水草丰美的万里沃野。就在这里,我吃下一口面食,整个被黄河浸润的瓜果飘香的秋天,便都回荡在我的齿间。夏天里千万亩葵花追随着太阳,在河水中投下绚烂的笑脸。秋天里它们与无数的庄稼一起谦卑地低下头,身体自由地舒展在大地上,以深情的目光,最后一次注视风起云涌的天空。野草抚过它们枯萎的身体,发出窸窣窸窣的温暖声响。一粒饱满的种子在阳光下炸裂,跌入草丛,一队出巡的蚂蚁迅速捕获住上天的恩赐,在流动的黄河浪涛声中,浩浩荡荡拖回岸边的巢穴。秋风从遥远的某个地方吹起,带来一缕若有若无的花香。就在这个时刻,桂花迷人的甜香飘满长江沿岸的大街小巷。人们走到落满银桂的树下,抬头看看澄澈明净的天空;人们又走到洒满金桂的树下,低头看看落叶纷飞的大地。就在落花的私语声中,一条蜿蜒北方的大河,与一条横亘南方的大江,听到彼此的召唤,朝着浩瀚的太平洋奔涌而去。

刻下阴山岩画的先人,用惊悚的眼神,向万年后的世人呈现出远古时代,人类对于宇宙星空、生命万物、咆哮江河的惊惧与好奇。生命从何处来,又将会去往何处?河流隐匿在哪儿,又消失在何方?肉体与灵魂,哪个更接近真实?死亡与新生,谁是开始,谁又是终结?天空与大地,会不会在人类永远无法抵达的边界处相接?落入河流与葬入泥土的生命,谁会腐朽,谁又会永生?一只从恐龙时代飞来的蜻蜓,如何穿过几亿年的沧海桑田,抵达苍茫的蒙古高原?

在巴彦淖尔,阴山下的先人没有告知我们答案,只有一条奔腾的河流,穿越古今,生生不息。

□方梓

人活世上,总希望身边有几个好朋友。功利心强的人看重朋友在生存方面对自己的帮助,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,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,都反映了此种心态。品位高一些的人呢,他们在乎彼此心灵上的默契,觉得朋友能否对自己有衣食之助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他们能引领自己攀升到某种灵魂的高度。曾国藩就持有这样的交友观。

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,曾国藩在京城给四个弟弟写了一封很长的信,其三分之二的篇幅是讲如何读书、做人。谈到交友之道时,他如此下笔:盖交友以匡己之不逮,此大益也;标榜以盗虚名,是大损也。意思是一个人与他人订交,不能求虚名,而要通过交朋友校正自己品质、性情、能力上的某些不足。要寻到一个匡己之友,其实很不容易。

其一,他得有真性情。生活中许多人都能看到他人的缺点,但真正愿意指出来的并不多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怕得罪人。一个人有了真性情,他才会想:朋友某方面有缺失,我不指出来,自己有什么资格享受他的信任与亲密呢?因此,他们说出逆耳忠言时,不会顾虑对方不高兴,不会考虑做出如此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后果。曾国藩一生交友甚多,真正敢对他直言不讳的也只有廖廖几个,比如倭仁、陈岱云、邵蕙西等,但他们对曾国藩的影响是终生的。

其二,他必须有足够的见识。有的人嘴巴没遮没盖,所说的话从不过脑,他们的话于我们的人生并无多少营养,达不到匡己之境。个人生活阅历丰富,又喜欢读书、思考,看问题能窥到其真处、深处、隐秘处,向别人提的建议具有明显的可操

求友匡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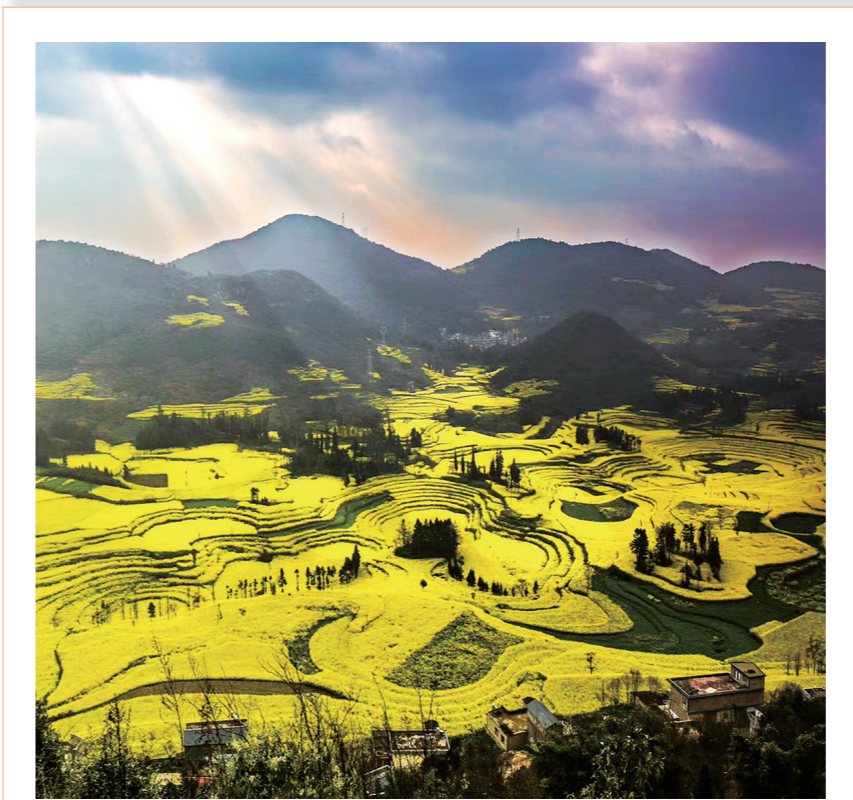
作性,这样的人才有能力去匡正我们。

人人都有自己唯一的生命痕迹,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脾性各不相同,遇事产生分歧是必然的。想成为匡正他人的人,你的胸怀就得博大。胡林翼是公认的有见识之人,对曾国藩的事业多有助益,在湘军攻克金陵,看到晚清政府的极端腐败,也曾想匡正他的愚忠,但说了一半的话,便被曾国藩婉言谢绝。然而,胡林翼的可贵在于他最终能理解曾国藩所做的选择。正是这种博大的胸怀,使曾国藩视其为一生最大的知己。

当然,想求友匡己,我们先得给自己设计一个充满蓬勃向上的模板。像任何双边关系一样,友情也是彼此选择的,你看中了别人,希望彼此的心灵互访互通,还得别人看中你。只有将自我的人性提得纯净些,大家乐于跟你交往,我们才有获得优质朋友的机会。假若自身无德无才,每一个优秀的人看到你都想逃出三条大街,求谁去匡你呢?

人性的锻造是个长久的过程,决非一朝一夕之功,求友匡己,也得有长久的打算,一要经得起大浪淘沙。时势相异,身边的朋友也大不相同,过去能帮助你的如今也许力不逮,昔日能引领你的当下或许需要别人引领,我们在不忘老友的同时,就得不断悦纳新友。二是必须恪守初心。生活中的诱惑很多,不记得来时路就会摔跤。恪守做个好人、做个有价值的人的初心去求友匡己,你的匡己才不会脱离应有的轨道。

求友匡己,先得学会自己匡己。



大地回春

汤青 摄

北国风光

梨花如雪

□张平

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,河上飘着柔漫的轻纱,这是我喜欢的,每当我唱起这首歌,我就想起故乡的河岸,故乡的梨花。

我的家乡是位于河套平原南部的一个小村庄,紧邻黄河。这里的农民有种植苹果梨的传统,所产苹果梨口感清脆,味道甘美,被称为丑梨,闻名全国。

故乡的河岸是黄河防洪大堤,故乡的梨花就盛开在黄河大堤两岸的田野里。

每年4月下旬,故乡的梨花就盛开了。梨花盛开的时候,正是故乡春风吹拂,麦苗青青的时节。

唐代诗人岑参在《送武判官归京》中写道: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在春风中,故乡的梨花迎风怒放。绿色的田野中,梨花如雪,将故乡的田野点缀得如诗如画。梨树的褐色枝干造型各异,上面挂满绿叶,绿叶中开满白色梨花,花如堆雪。一棵树就是一个造型独特的盆景,就是一幅画,一道靓丽风景。一阵春风吹过,梨花落英缤纷,如白蝶飞舞,如雪花飘落。

一场春雨来临,故乡的原野更绿了,村庄笼罩在烟雨蒙蒙中。潺潺小溪流水,绿油油的麦苗挂着晶莹水珠,雪白的梨花在雨中更是娇艳欲滴。这时,故乡的风景,不似江南,胜似江南。

四月

组诗

□苏和

杏花四月

杏子。风,一只把脉的手,粉花,白花,泛黄的蕊。绿果,苦中含香的仁。

开在草原上最高的花,最早的花,近嗅,香气微呛咽喉,是春风最先朗诵的主题。

毕竟杏花坡上的杏花,并不艳冶,乡间女子,欲遮还羞,扯一抹晚霞捂在脸上,越捂脸越红。

簇簇杏花,在镜头前微笑,搭衬仁儿俩俏靓女俊男,谁知,倒春寒里,憋着一滴强忍的泪。

歌在驿站,修剪疲惫的马蹄,加鞭投送春风帖。

牧乡一景

娜布琪在落日余晖里,提着奶桶到牛圈旁挤奶,她挤乌珠穆沁本地牛,这种当地的小牛出奶不多,每次顶多能挤出四、五斤,但是奶汁稠,特别浓香,每当挤奶的时候,娜布琪的手指柔软灵动,似乎在拨弄着一架竖琴,一串串乳亮的音色,浮在黛墨的晚风,她身体里轻轻的细碎,在沉浸中愈合,柔情在奶桶里层层泛起,这是她爱着和爱着她的生活。

踏青的人

天边有一朵云跑下来,哺乳撅着嘴的山峦,是一缕风,人得让长眠的人感觉到。

刚发芽的青绿,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话,欲言又止。

好多小道,都有人们分手的岔路口,寻找被弄丢的自己。

高出坟茔的芨芨草,努力的想擦拭一些泪,风干一些,说是虚无又深有感触的东西。

山下一条小河,体温计一样,测量着泥土的温度。

我立的那块碑,比父母活着时的腰,挺得更直。

归宿

我见过一匹黑马,在即将老死的时候,远远离开蒙古包,寻找一块僻静之处,一遍遍嗅着草地,把泥土和草香吸入肺腑,然后平静地,有生以来第一次躺下,黑色皮毛,如漫长的夜渐渐褪去,巨大的骸骨,把它一生所有白天,晾在高原,在马头骨的地方,开出了一朵马兰花,立着耳朵,听风。

几句静动之间的修辞,夕阳,从山坡上滑落,羊群走在归牧的羊肠小道。

惊蛰后的小虫,收拾好乐谱,黄牛卜楞着耳朵,甩出一些杂音。

山坡像吃饱了的牛肚子,或者是在风影里,有了转世胎的胎动,将在辽阔上,写满寂寞。

所有的,都像草一样,习惯卑微,不言语,不争吵,做着一生的善事。

半化不化的草滩,马蹄印保持着弯月的美,敖特尔安静地想一些事情。

一个小男孩钻出蒙古包,在草地上撒欢。

